

刘英：从唢呐匠到艺术家

特约撰稿 施雪钧

在导演吴天明的电影《百鸟朝凤》中，焦三爷那句“只有把唢呐吹进骨头缝里的人，才能拼着命地把唢呐传承下去”的台词，令许多观众为之动容。影片中，焦三爷的嫡传弟子游天鸣，仿佛就是当代唢呐演奏家刘英教授的化身。

艺术与现实，那么近。常有人疑惑地问刘英：“电影中的原型是你吗？”无疑，故事是虚构的，可“把唢呐吹进骨头缝里的人”，刘英便是。

这个 7 岁学艺、天资聪颖、勤奋的安徽农村娃，自考进上音附中后的数十年中，传承

了南北唢呐流派的一手“口技绝活”，被朱践耳称之为“中国现代唢呐第一人”。

刘英演奏的《百鸟朝凤》师承名家、自成一家，成了当今范本；《一枝花》《豫西二八板》、移植京剧《逍遥津》等众多中国传统乐曲，被国内外唱片公司录制成十几种盒带和唱片；他出访过英日美法德等数十个国家，用一支八孔木管小喇叭，将中国文化的自信，展现于国际舞台。

今年 6 月，在文化部主办的“建国以来中国民乐杰出演奏家评选”中，刘英获得全票

通过，当选“中国民乐十大杰出演奏家”。

令人更感欣慰的是，“刘派唢呐艺术”的传承，已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刘英的学生，遍及祖国大陆与港台地区。中央民族乐团、中央民族歌舞团、上海民族乐团的青年唢呐演奏家中，都有他的弟子；还有的学生，已是北京中国音乐学院、天津、武汉、浙江等地音乐学院的教师、教授或博导。

因为有了刘英这样“把唢呐吹进骨头缝里”的杰出人才，上音民乐系的唢呐专业成了全国的顶尖学科。

蜕变：吹着《小开门》梦想当艺术家

走到唢呐的“金字塔”顶端，是刘英用毕生精力和努力作为代价的。刘英遗传了祖、父辈的艺术基因，他五六岁吹入门曲《小开门》时，就做起“白日梦”，梦想当顶尖演奏家。

出生在安徽肥西县小镇的刘英，祖父是吹鼓班一员，在当地小有名气，常在十里八乡红白喜事上“吹个班”“吹个会”。他父亲则在镇上庐剧团里搞戏曲音乐创作和演奏，笛子、京胡、二胡等“十八件乐器”，信手拈来。

那个年代，剧团就是家。刘英整日在剧团里厮混，每天所见就是演员练功、吊嗓、排戏、演出。在这种环境里生长，什么庐剧、花鼓灯、小倒戏、徽剧、京剧、泗州戏、黄梅戏等戏曲，把刘英都给“熏糊”了。刘英对家中乐器产生了兴趣，常拿来把玩。唯有唢呐，他最有感觉，七八天时间，可把听来的小曲吹得像模像样。

父亲看出他的音乐天赋，便开始系统地教他。行话说，“管乐一口气”，为练好这“一口气”，又怕刺耳唢呐声吵到大院人家，父亲就在远离小镇的土坡上挖一个坑，盖上一层芦苇席，做了一个“隔音室”，将他赶下去。

刘英说：“席子一盖，坑里昏天黑地，不到 20 分钟就有窒息感。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，有时候还会爬进小蛇。一练就几个小时，每次，父亲把席子一掀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‘天亮了’。”

嘴唇吹破了，撕点儿牛皮纸粘上接着吹。打下一定基础后，父亲便带着刘英进省城，拜师“拉魂腔”名家刘凤鸣、王文轩和丁怀成师傅。父亲工资微薄，有时没钱坐车，父子俩徒步十几里

路前往省城学艺，酷暑严寒从不间断。

1978 年，《文汇报》上一则上音附中招生启事，让刘英父亲眼睛一亮，带上儿子直奔上海。

在激烈竞争中，刘英突出重围，通过了专业考试。可在体检时，刘英因患先天性白内障而被一票否决。这可急坏了他父亲。晚上，他给医院主治医生写了一封言辞切切、长达 17 页的信，哀求医生放儿子过关。可惜未果。

正当父子俩心急如焚之时，时任上音附中校长何占豪听说了此事。何占豪拿着体检表，亲自找主治医生了解病史。在终审会上，何占豪果断拍板：“这个小鬼唢呐吹得了不得，我们破格录取他。我问过医生，就算他眼睛看不见，也要到四十岁左右，说不定那时医学已经能解决这个问题！”

刘英说：“如果没有何校长的坚持，哪有我刘英的今天！”

进入上音附中后，刘英师从唢呐大师任同样。在严格系统训练下，他的音乐天赋得到进一步挖掘，全面、扎实地掌握了唢呐演奏的绝大多数曲目、技术、流派，成为上音附中的佼佼者。在附中及之后的大学本科，作为学生的刘英，常常受上海市及国家有关方面指派，与闵惠芬、俞逊发等名家出访国外，或同台演出……

几十年后，刘英梦圆，完成了从唢呐匠人到艺术家的升华。他对启蒙老师——父亲怀有很深的感情。提起年迈老父，刘英常常泪眼朦胧。“是父亲让我真正走上了专业道路，他注重‘童子功’训练，带我遍访名师，让我少走了许多弯路并奠定了良好基础，让我在专业道路上走得更远！”

坚守：“唢呐在，文化精神犹在”

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，中国民乐面临着更大挑战。而今，在西方音乐、现代音乐及文化多元化的巨大冲击下，不少民乐团生存艰难，演出频率下降，市场份额被挤占，民乐日渐呈现“边缘化”，人心开始浮躁。在这种大环境下，“坚守”是一种可贵选择。

刘英自豪地说：“在音乐界，有人丢了唢呐改吹萨克斯，走穴于宾馆与酒店，每天来钱很快。一些民乐演奏员纷纷效仿，也开始改行。但我坚守下来了，决不会变成赚钱机器而走偏路子。留住传统唢呐的根是我的责任。”

2017 年夏天的陕北行，让刘英对“责任”二字理解更深。在中国民间，唢呐的作用无法替代，这块土地上，唢呐在，文化精神犹在；唢呐若亡，文化精神也就亡了。

原来，在陕西榆林举办的中国唢呐大赛上，刘英发现，仅米脂一个县，就有四万人在吹唢呐。这个数字，实在让人振奋。当地，有个人听说刘英来榆林后，费尽周折找到他的电话号码。刘英说，“在电话那头，刘英听到他的声音激动到发抖，几乎在恳求，‘刘老师，我能见到你一次，这辈子都值了’。”

在陕北，他深切感受到，唢呐就是陕北人的命、生活的乐趣，婚丧嫁娶，一样都少不了它。中国各地农村，又何曾不是这样？尽管唢呐这种草根性的民间形态，在社会变革中受到冲击，但它依然还旺盛地活着。

刘英自信地说：“作为一个唢呐专

业的教授、演奏家，必须与时俱进，让唢呐艺术走进大众生活。唢呐从民间走上舞台再走向世界，历史并不长，但发展很快。随着唢呐技术的不断更新，视野日渐开阔，许多新创作的现代作品已将唢呐色彩性音色融入大乐队、融入交响乐队中。《天乐》的实践就走出了一条民乐交响化、交响民乐化的道路。

而今，耕耘三尺讲台，传道授业、著书立说成了刘英毕生的事业。他创立了“刘派唢呐艺术”，培养出一批批优秀唢呐人才；出版了《当代唢呐曲选》《唢呐考级曲集》《唢呐演奏快速入门》《唢呐经典作品选总谱集》等专著。

一位身价数亿、年届七十的浙江富商，酷爱唢呐。一次音乐会上，他认识了刘英。之后，他托人带信给刘英说，为了圆这辈子的梦，恳切希望能跟刘英学艺，他在信中说：“如果你愿意收我为徒，我可以给你很多钱。”

刘英告诉他：“我敬佩你对唢呐的挚爱，但我的时间有限，希望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，比如搞教材、出书、录音，弥补唢呐专业上一些缺失和空白。你可能知道，在各地农村和边远山区，人们要找一首唢呐曲总谱有多难啊！我现在致力于做这些有益的事。”

如今，中国民乐需要有开拓者，需要有刘英这样的现代派大师，牢牢把住中国传统文化之根，加以发展、创新与传承。中国文化的薪火相传需要更多的像他这样的志士！



在音乐会上，刘英演奏拿手曲目《百鸟朝凤》。

传承：“北方唢呐”南方吹奏分秋色

上音附中，刘英的琴房在校园僻静的一角。

一进琴房，刘英就连连打招呼：“对不起，实在有点简陋！”

说的也是，琴房少有摆设，显得空荡。倚墙的桌上，摆放着一排高中低音唢呐。这些八个孔的木管小喇叭，是他艺术生命存在，也是传道授业的“命根子”。琴房虽小，却承载着传承的重任，走出一批批唢呐才俊。

作为附中校长，刘英的教学任务并未减免，依然带着 20 个学生和研究生。这个“德艺双馨”的“上海市劳模”，常常在超负荷地运转。

这年头，但凡有点名气的教师，周末都成了“钟点工”，收入也十分可观。辛勤付出所得，本也可丰厚。刘英则不然，周末除了开会或处理行政事务外，他要为学生上一课。他的琴房，是个只闻唢呐声、鲜有铜臭味、学术空气浓厚的场所。

“走进这间琴房的人，都是为艺术而来。”刘英说。

这些年，刘英传道授业的岗位不断在变，可唯一不变的，是对唢呐的不弃不离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我清楚地知道它的根在哪里。”

的确，这支木管小喇叭，让他钟情太深，并被精神化了。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推

着他朝前走。刘英将焦三爷这一代人的焦虑，无意间化作了传承这一使命担当。

“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里，原生民俗文化面对着强大的冲击。电影中，山野乡村的‘唢呐班子’，逐渐被流行音乐和歌舞所替代。这种趋势，会不会使唢呐在民间自然消失？”笔者问道。

“要知道，在中国民间，唢呐的草根性形态已成为民俗，成了世代庄户人家婚嫁嫁娶、礼乐莫祭的情感生活需要。唢呐声中，喜怒哀乐、七情六欲，全在其中。它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，所以，我们这一代人责任重大。”

这位斯文学者，一谈起唢呐，就显得尤为兴奋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一位青年战士从前线给刘英来信：“刘老师，我日复一日身处狭小潮湿的山洞里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唯有你的音乐。你演奏的《谁说俺家乡好》等乐曲，让我们这些战士顽强地生存下来。如果我从战场上活着回来，一定拜你为师，你一定要收下我这个学生。我爱唢呐，这就是我的命！”刘英被这封信打动了。

“很遗憾，那个战士此后再也没有来信，或许他牺牲了。这就是我愿意教农村孩子的原因之一。”他的语气有些哀伤。

在刘英的学生中，九成多来自农村。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笔者问。

“他们有生活感受，有民间的基础；他们肯吃苦，又勤奋，懂得感恩社会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有传承的根基，能把唢呐当作一生的事业。说实话，我的学生中，不少人家境贫困，他们的父母很不容易，靠种田、打枣、捡垃圾、送煤气罐为生，有的甚至卖掉房子，供孩子上学，为的就是让孩子圆唢呐梦、大学梦。”刘英很感慨，“因此我给学生上课时，常常提醒他们，‘学艺，先学会做人’。”

从乡间走出来的刘英，尽管身份已变，但本色未变。他常帮助困难学生，还给农村孩子免费教学。见有学生拎着家乡土特产前来时，刘英不留情面地说：“你家并不富裕，你是来学艺的，如果我看重东西，那么，比你有钱的学生多了。”

在专业上，刘英要求格外苛刻。“你们现在的技术，不输给原来的老艺人和演奏家，但为何不感人？原因在于，你们没有根，忽略了从民间音乐、民歌、戏曲等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。要想把唢呐吹好，必须把京剧、豫剧、秦腔、河北梆子等戏曲弄熟。演奏是否感人，在于民间音乐根基的深浅。”说着，他脱口唱起常香玉的段段。

作为演奏家，刘英对中国地方戏剧

烂熟于胸，几十种戏，他张嘴就能唱。与他合作的沪上京胡大家赞叹说：“你吹的《逍遥津》，比唱的还要好。我拉得也很过瘾，服了！”

为师者，师道尊严，注重人文关怀。他桃李满天下，不少学生成为中国知名民乐团的首席以及全国各大音乐学院的教师、教授。仅上海民族乐团 8 个唢呐演奏员中，就有 7 人是刘英的弟子。更引以为傲的是，在中国音协第七届“金钟奖”评比中，他的女弟子张倩渊获得了唢呐专业唯一的金奖，之后成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唢呐教师。

教学上的斐然成就，也使刘英历年屡获殊荣：上海市“优秀青年教师”、香港“霍英东教育基金会”优秀教师奖、“上海宝钢高雅艺术奖”、上海市第四届“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”、“全国教育系统师德标兵”、“上海市劳模”等等。

而且，“刘派唢呐艺术”震动了中国民乐界。德高望重的笙演奏家胡天泉说：“南方原来并没什么唢呐，现在南方唢呐已与北方唢呐平分秋色，我既惊讶，也深感欣慰。过去一花北放，现在是百花齐放。刘英，我祝贺你！”

一切荣誉与光环，刘英十分看淡。“我只是个民间音乐的传承者、授业者和守望者。”刘英说。

自信：“传统不守旧，创新不离根”



2013 年，在宝岛台湾“竹塹国际音乐节”上，刘英演奏的《百鸟朝凤》引起轰动。（本版照片均受访者提供）

在获得“中国民乐十大杰出演奏家”后的首场演出中，刘英亮相北京音乐厅。一曲《百鸟朝凤》令在场观众如痴如醉。站在舞台中央，刘英心生感慨：这是中国民乐界有史以来的“最高荣誉”。

那一刻，他想起了老师任同样。这首技巧全面的唢呐曲，是任老先生的拿手绝活。是恩师，第一个将唢呐带到国外，并将《百鸟朝凤》吹上了国际舞台，并获得国际大奖。从此，草根唢呐走出了山野乡村，登上了艺术高雅之堂。

而今，作为嫡传弟子，刘英不仅将《百鸟朝凤》传承下来，而且走向了又一个艺术高峰，并在国内获得大奖，成了当代演奏者竞相模仿的经典范本。2013 年，在宝岛台湾“竹塹国际节”上，刘英演奏此曲引起轰动。一家音乐专业网站数据显示，网上点击率纪录地达到 1.2 亿次，成了点击率最高的单曲。

说起乐曲《百鸟朝凤》受追捧，刘英话语间充满自豪：“现代唢呐的技术和风格尽管已走得很远，但对于中国文化之魂来说，单有技术是远远不够的。中国一代民乐前辈彭修文、闵惠芬、俞逊发、刘文金等大家，正儿八经把中国传统的东西捏在手里，他们传统不守旧、创新不离根。我们这一代人深受他们影响，才成了承上启下的一代。因为我们从小就在民间音乐的环境下长大，学了不少东西，所以现在能走到一定的高度，把唢呐展现世界舞台上。”

如果说，附中四年是刘英打下扎实基础的四年，那么大学本科则是刘英在

博采全国各流派所长之后，形成了自己个性魅力和风格的四年。他的美学观念发生了变化，具备“传统唢呐必须与时俱进”的时代意识。

本科期间，刘英尝试着创新技法、创新形式，用唢呐与小号等西洋乐器合作，演奏探戈、爵士等不同风格的欧美流行作品。当然，他更期望作曲家能写出有深度、有难度、有时代特征的大型现代唢呐新作品。

还在中日邦交正常化 15 周年之时，东京交响乐团首次来华演出，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刘英成了上海艺术家小组成员之一。岂料，刘英的唢呐大出风头，久久也夺志的兴趣。芥川到后向他祝贺：“太不可思议，七八个孔能吹出如此微妙的音乐和音色！”他答应专门为刘英写一部唢呐作品，邀请他次年在日本东京音乐厅落成典礼上首演。

第二年，刘英去日本参加中国大巡演。回国后不久，芥川的挚友朱践耳找到刘英：“芥川已去世，我给你写一首唢呐曲吧！你愿不愿意演奏？”作为中国作曲家，不为中国演奏家写东西，那是白活了！“此曲就是被业界称之为‘现代民族管乐的伟大之作’——唢呐协奏曲《天乐》。”

朱践耳的创作，一波三折。这期间，刘英生了一场大病。朱践耳得知后，让夫人舒群炖了一锅鸡汤。两位前辈坐

公交车为他送汤回家途中，朱践耳还藏了脚，骨折住院一个多月，在病床上完成了《天乐》的最后部分。

在北京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上，由陈燮阳执棒，刘英首演的唢呐协奏曲《天乐》一炮打响，获得音乐界的极高评价。有专家称，唢呐与交响乐，“水火不容的东西，做出一锅浓汤”。这部作品，完全打破了传统唢呐曲曲式和演奏方式。从技术层面来说，《天乐》是大型交响曲结构的乐曲，民间音乐元素采用广博；二是要求演奏者表情含蓄，具有深度；第三是戏剧性、交响性很强。运用十二音无调性手法，频繁转调，大量的变音，技术难度非常大。

用一支靠气息控制音准的唢呐，演奏西方十二音无调性作品，其难度难于上青天。演奏不好，既砸锅又毁名声。接手此曲后，刘英一次次登门求教作曲家，吹坏了数不清的哨片，最终，将这部现代大型唢呐协奏曲演绎得十分出色，成了当代唢呐艺术发展的分水岭。

按捺不住喜悦与兴奋的朱践耳，随后在《新民晚报》发表了《一鸣惊人》的文章，并赋藏头诗一首。他写道：“刘英下了极大的功夫，充分发挥了他的创作才能，做到亦刚亦柔、游刃有余，南腔北调得心应手，中西结合天衣无缝。对他的演奏，我高兴地看到了既能掌握传统韵味又具有现代技法和意识的、学贯中西的、年轻唢呐演奏家已经脱颖而出。可以说，刘英已成为中国现代唢呐的第一人，也是世界第一人！”



著名作曲家朱践耳挥毫，为刘英赋诗一首。



刘英师生同台演奏。